

原子、宇宙与 和平政策

格·彼·查多罗什内著

8162

9

世界知識出版社

原子、宇宙与和平政策

格·彼·查多罗什内著

童 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北京

7P-22

Г. П. Задорский
АТОМ, КОСМОС,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1958
根据苏联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原子、宇宙与和平政策

[苏]格·彼·查多罗什内著

童 新 译

出 版 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 刷 者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新 华 书 店
定 价 每 本 二 角 四 分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2 \frac{1}{2}$ · 字数 55,000

1959 年 5 月第 1 版 195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3 · 455

目 录

宇宙、核武器、火箭、軍事基地和国际关系.....	1
苏联在征服宇宙方面的成就是和平的强大因素.....	12
美国在他国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和火箭基地是毁灭性 核战争突然爆发的主要危险.....	30
宣布核武器非法，保证一切国家专为和平目的、在 研究和利用宇宙方面进行合作.....	49
争取谈判，反对核战争威胁！	65

宇宙、核武器、火箭、軍事 基地和国际关系

掌握原子核的秘密对人类究竟意味着
什么，是普罗米修士善意的礼物
呢，还是潘多拉的匣子^①呢？

制造了破坏力极大的武器的最新科学与技术成就，美国无限制的軍备竞赛政策，帝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东方的公开侵略行动，用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装备西德軍隊，美国在他国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战争歇斯底里以及侵略者公开号召突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这一切都加深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

美国侵略集团的政策所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和火箭—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危险，象古代的神話里一样，重新提出一个問題：人类是不是有足够理智的生物，有没有彻底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或者是雷神宙斯（宙斯因为巨人普罗米修士把火贈与人类，将他鎖在悬崖上）对呢？神話里說，宙斯認為人类是缺乏理智的生物，普罗米修士把火給予人类，就注定了人类将来的灭亡。

但是，普罗米修士却不这样想，他相信人类有清醒的理

^① 潘多拉是希腊神話中的美女。宙斯神派她帶着一个滿藏灾祸的匣子到人間来，潘多拉把匣子打开，灾祸就布满了全世界。——譯者

智，不仅教会人类各种行业、艺术和科学，而且教给人类用火，因此还把宙斯所用来消灭敌人的电火偷了出来。聪明的普罗米修斯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误。尽管雷神宙斯残酷地折磨他，他对把火交给人类仍然不感到后悔。

从便利了人类生活的第一个火炬烧着的时候起，已经过去千千万万年了。人类从原始的动物变成了自然的主人，学会了利用原子核里所蕴藏的强大力量。人类创造了热核武器，它的力量连雷神宙斯也会羡慕。人类所制造的氢弹的威力，相当于一千万吨三硝基甲苯炸药的爆炸力。

要弄清楚一颗大氢弹的爆炸力，我们不妨提一下，它所放出的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四年间全世界生产的全部炸药的能。

氢弹能够用弹道火箭以迅极无比的速度投射到地球的任何地点。洲际弹道火箭，能够以二十五倍于B—52型轰炸机的速度把核弹送到指定地点。

宙斯的电火只能烧光一小块地方的全部生物，而人类所创造的核弹不仅消灭广大地区的一切生物，而且形成巨大的放射性粒子云，这种云四处扩散，毒害生物机体，连离爆炸点很远的地方的人们也要生无法治疗的病症或死亡。许多科学家认为业已进行的原子弹和氢弹试验性爆炸，将对人类的遗传性质起极有害的影响。

深入原子核的秘密，是不是象打开潘多拉的匣子，让闭在里面的带给人类的一切灾难、不幸和疾病都飞出来并散布到全世界去呢？要知道古代神话里的潘多拉，是暴怒的宙斯因为普罗米修斯把火私传人类而要惩罚人类才派出去的。神话里说：当惊惶失措的潘多拉盖上匣子时，匣子底上只剩下对美好的未来的希望，算是对人类的安慰。

制造洲际弹道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科学新成就，究竟带来了什么，是福还是祸？是加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还是加速了毁灭性战争的来到？当人类看到反动分子怎样利用原子能、喷气飞机、火箭或其他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成就来损害人类时，不由得就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

**苏联科学创造了为和平目的
而征服宇宙的可能性，美国
是用什么来回答的？**

美国的当权政治活动家中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依靠实力，特别是核武器就可以随便强迫任何人按片面的、仅有利于美国的方式来解决任何问题，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和国际法的准则。

在原子武器生产上短时间占了优势的美国，正是这样打算强迫苏联同意与苏联切身利益相违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与摆脱殖民枷锁的亚非国家的利益，与包括美国本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方式来解决战后问题。

美国统治集团把赌注下在原子武器这种“恫吓工具”上，仿佛用它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侵略的对外政策计划，因而以日益加快的速度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战争准备的规模已达到“冷战”随时可以变为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的程度。

美国的领导人物屡次公开地宣布，他们把对外政策的主要赌注押在实力上。美国前总统杜鲁门还说：“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强大，以便保持我们的领导地位”。

美国著名记者华尔特·李普曼用下面的话为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实质下了定义：“我们还不习惯同势均力敌的对手国

家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我們的对外政策的主张过去一向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基础的：对于我們的敌人除了在他們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們指給他們出路而外，不可能有另外的出路。这种思想……是杜勒斯思維的出发点……”。他接着說：“西方的政策是：在苏联沒有作出等于大退却的讓步以前，絕不减弱紧张局势”。

法国“震旦报”說明“实力”政策的实質时写道：“美国妄想决定別人的命运”。

美国的統治集团把“实力”政策看做达到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目的的最重要的手段。

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有迷信实力的宣传。参加这种宣传的有国家活动家、政治团体和政府机构，报刊、无綫电广播、电视及其他影响人类思想的工具，包括对美国城市原子进攻的假想演习在內。

美国公开地宣传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对美国帝国主义是“有益的”、“拯救性的”工具。甚至还宣传这样一种思想：說美国1945年8月在广島和长崎所投下的原子弹，仿佛是“对日本和盟国未来的福利都必要的行为”。哈利·杜魯門不久以前宣布，他对发出向广島和长崎投擲原子弹这项駭人听聞的野蛮行为的命令，“不感到良心的譴責”。

誰能担保，美国統治集团在未来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会感到“良心的譴責”呢？有什么保証使美国統治集团因为“良心的譴責”，而不去借口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和为了美国的“福利”来对苏联进行原子攻击呢？

对实力的迷信，表現在各种报告和研究論文里，这些报告和論文的作者企图用各种手段来証明繼續进行軍备竞赛对美国是“必須的”。在这方面，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盖

瑟的报告是有代表性的。这个报告的基本原则在美国报刊中有广泛的评论。它里面贯穿着一种思想，就是美国如果不进一步加强军备竞赛，就会遭受“严重的威胁”。

1958年5月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两篇演说，其中不仅完全没有提到美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停止“冷战”的意向，却相反地，号召维持“高度有效力和强大的”军事机器。艾森豪威尔不仅承认在最近五年内美国在军费上支出了二千亿美元，而且承认美国政府在将来“十年，二十年甚至可能四十年间”每年计划拨出四百亿美元以上来进行军备竞赛。

美国政府没有谈到军备竞赛把沉重的负担压在劳动人们的肩上，使他们本来就很艰苦的物质生活更加恶化这一事实。世界工会联合会在它1958年4月2日的决议中指出，巨大的军事预算，为这个政策而年年增大的拨款，对劳动群众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而大量的失业现象重新威胁着千百万劳动人民。美国大企业家赛尔斯·伊顿在“星期六夜报”里指出，杜勒斯的对外政策不仅把美国引向战争边缘，而且引向经济萧条的边缘。

美国著名女记者杜罗蒂·汤普逊在“明星报”里写道：“战争和备战成了美国最大的生意”。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统治着美国的强大垄断组织对停止军备竞赛不感兴趣。只提下面一点就够了。现在美国仅仅直接军事开支每年就超过四百亿美元，而且打算到1960年把这个数目提高到五百亿美元。要知道这个数目最大的一部分要落在制造核武器和火箭武器的垄断组织的口袋里。正因为如此，“实力”政策的思想家，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斯巴克之流才断言“放弃原子武器就是发疯”。美国氢弹发明者泰勒博士宣称：“裁军是没有用的事情”。

当各国人民知道苏联发射出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时，才松了一口气，知道这对美国“实力”政策给了一个有力的打击。連許多美国人也开始发表这样的說法。例如在“时代”杂志里发表了女讀者埃·耶·斯科菲尔德的来信，信中說：“我感謝俄国。他們的小月亮可能把我国从傲慢自大的基础上推了下来”。

“紐約先驅論壇报”宣称：“苏联已經証明它能把半吨的物体发射到一千英里高的宇宙空間里去……这表明在最近期間，实际上就有可能作宇宙旅行，不仅到月球上去，而且可以到其他行星上去。自从哥伯尼发现太阳中心系統以来，人类的智慧从来没有获得这种改变整个世界的成就。”

根据法国新聞社的意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和发现火、发明書籍印刷、采用蒸汽机和发现原子能同样值得紀念的里程碑。

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似乎应当使美国統治集团不得不参加和平掌握宇宙，至少也应当懂得，企图用“实力”政策来强迫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从美国是完全沒有前途的。苏联科学技术的成就，彻底改变了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各国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的問題，这些成就应当使美国統治集团不能不改变他們的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方針。

但是，美国对苏联的和平共处、裁減軍备、禁止試驗和使用核武器，在征服宇宙方面共同努力等呼吁，却用新的战争狂热、进一步加强軍备竞赛来回答。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1957 年 11 月 13 日在俄克拉何馬城发表演說，要求增加若干亿美元——“許許多多的錢”来作新的軍备竞赛。美国国防部长麦克艾罗伊下令为武装部队加

速各种类型弹道导弹的生产。在“国防行政后备”組織的會議上，美国商务部长威克斯，号召企业界“激起迫切需要发展和生产火箭武器的精神”。

美国空軍协会主席温逊在“致国会的公开信”里，歇斯底里地預言：“如果美国不尽最大的努力来抵消俄国人在科学方面迅速取得的成就，美国就可能生存不到下一个世紀初”。

参議院軍事准备問題委员会主席、参議員琼逊号召征服并夺取宇宙这个“能够对地球实现全面控制的絕對陣地”。美国帝国主义者急着要到宇宙去，为的是把宇宙空間用于战争目的。

但是連美国的资产階級报刊也嘲笑这样的疯狂計劃。例如“斯通周刊”諷刺地問道：“自从林頓·琼逊发表演說以后，使我們夜不安眠的一个問題是：我們該把上帝放到什么地方去？当战略空軍飞到天堂的大門口时，我們要怎么办？我們是不是設立了象我們在西进时为印第安人切罗克和斯奴克斯部落所設立的那种特居地呢？上帝是不是会流离失所呢……天父应当住在什么地方，天使合唱队应当在什么地方歌唱呢？”

美国采取了加速火箭生产的措施。而这正是在連国务卿杜勒斯本人在参議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認苏联“想減輕現代軍备的經濟負担”，“在目前情況下苏联不願意战争”的时候。

如果美国沒有受到任何方面的战争威胁，那么它进一步加强軍备竞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对这个問題只能有一种回答：为了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侵略目的，为了企图用战争来建立洛克菲勒、摩根、杜邦和梅隆之流的世界霸权。

在美国越来越頻繁地听到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預防性战争”的叫囂。华尔特·李普曼承認：“自从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来，在华盛顿重新又可以听到（尽管声音压低）关于預防性战争的旧話題，这种战争用了更容易被接受的新名称‘預防性报复’，也就是先向苏联进攻。”

这类战争号召一向是“心理”战的組成部分，而“紐約时报”承認“心理”战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

美国要求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的各国进一步执行“实力”政策，在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立军事基地和火箭基地。載有原子弹和氢弹的美国空军轟炸机进行所謂“巡邏”飞行，向苏联边境方向进行挑衅性的飞行。用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装备西德军队，也是为了这个加强备战的目的。

西德联邦議院通过关于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来装备西德军队的決議，是违反巴黎协定的精神，违反德国本国人民和全体爱好和平的人类的意志的。用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来武装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是根据美国的指示来进行的。北大西洋軍最高司令美国諾斯塔德將軍宣称，北大西洋軍司令部坚持用核武器和火箭武器装备西德军队。他說：这对提高“士气和军队的战斗精神是絕對必須的”。

苏联最高苏維埃 1958 年 3 月 31 日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議院的呼吁書中警告，原子武装的方針“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西德就难免要处在它的領土受火箭—原子战争的摧毁和結果只剩下一片无人的荒土的境地”。

阿登納政府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引向民族自杀，它的行动同时也封閉了目前德意志統一的唯一可能道路，即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的接近和达成協議来实现統一的道路。西德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弗·爱尔勒

強調指出，在西德建立火箭基地以及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引入原子軍备竞赛，“只会延长德国的分裂”。而这正是在輿論測驗中百分之八十的德国人民反对联邦議院的決議时进行的。

西德原子科学家特·海森堡正确地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果坚决地、自願地放弃拥有一切类型的原子武器，就会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西德其他許多科学家也同意海森堡的意見。

美国統治集团在他国領土建立軍事基地和火箭基地，在所謂“巡邏”轟炸机机翼下所悬挂的危險以外，更添上了个别軍官所掌握中的火箭裝置的原子危險。

帝国主义集团在加强杀人武器的生产中寻找出路，不願意放弃使用这种武器来达到他們的侵略目的，他們把千百万人的和平劳动，家庭生活以及家园幸福，时刻放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美国为回答苏联最高苏維埃关于苏联单方面停止核武器試驗的決議而在太平洋进行的一系列氢弹試驗爆炸（仅仅在1958年4月28日到7月26日期間，美国在太平洋就进行了三十二次核武器的爆炸）；制造战争歇斯底里的形势来回答苏联和平的地球卫星的发射；加强核軍备和火箭軍备的竞赛，并用这些武器装备西德軍隊来回答社会主义国家裁减武装部队人数的行动；建立更多的軍事基地和火箭基地来回答苏联政府关于召集最高級會議来和平解决迫切的国际問題的建議，这許多事实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旧不願意放弃业已破产的“实力”政策，不願意放弃“在战争边缘保持平衡”的危險政策。

我們說美国不利用发射卫星这项事实来团结各国的力量以便为全人类的福利来征服宇宙空間，却用来重新鼓吹軍备

競賽，以便把更多的國家控制在美元的勢力之下，是以連美國也承認的種種事實為根據的。例如美國“國民前衛報”周刊在1957年11月25日這一期寫道：“蘇聯開始了宇宙空間的試驗，這些試驗無疑地以驚人的速度擴大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這些試驗震驚了文明世界，超過我們記憶中的其他任何事實……儘管有這種號召，美國直到現在還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這種號召的反應是極端令人難以相信的。它把這種號召變為一種威脅，警告本國人民要放棄對可以望見的和平和全人類榮譽的想望，而把他們的目光移到戰爭和貧困上去。”

因為美國統治集團不把發射人造地球衛星這件事實用於科學方面的和平競賽，而用於鼓吹新的戰爭歇斯底里，因此1957年的科學發現，不僅沒有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而相反地，象英國著名物理學家、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主席斯·佛·鮑威爾所說，“加強了濫用科學方面最危險的傾向”。

象“紐約時報”這種刊物里，也因美國在利用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就問題方面的政策而對世界命運充滿不安。這個報紙的讀者哈羅德·泰徹寫道，因為美國“被這種想法魅惑，仿佛和平的唯一道路就是軍事威力，因為我們連進行局部地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認真談判也頑固拒絕，所以我們打算在高度水平上制定‘預防性戰爭’的計劃，認為這是解決我們困難的方法，毫無疑問，這樣我們就會盲目地走向同歸於盡的道路。”

火箭—原子戰爭的爆發會造成什麼後果是不難回答的。尼·謝·赫魯曉夫說：“用不着科學家或者是軍人都可以懂得，如果罪惡勢力煽起了另一次戰爭，它就會為全人類帶來無窮的災難”。

在各国进行军备竞赛，生产和儲存越来越厉害的杀人核武器的情况下，在国际局势里各国关系上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发出“預防性战争”的号召、个别的战争策源地正在形成的情况下，必須尽一切努力来消除核战争为人类带来的威胁，必須在禁止核武器以及把科学技术成就只用于人类的福利方面达成协议。

但是，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问题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受到什么东西的妨碍？达到持久和平又有哪些捷径呢？

苏联在征服宇宙方面的成就 是和平的强大因素

苏联制造了洲际弹道火箭和发射人造地球 卫星这一事实的意义怎样？

美国統治集团常说，似乎目前裁减军备问题主要就是禁止洲际弹道火箭用于军事目的。他们把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使用问题避而不谈，而宣传一种漏洞极大的论点：主张在天空裁军而不在地面上裁军。

禁止和销毁洲际弹道火箭是不是能够真的解除人类受毁灭性火箭一核战争的威胁，解决裁军问题呢？

从1957年8月27日苏联发表试验成功超远程洲际多级弹道火箭的公报时起，人们就知道征服宇宙空间的强大工具出现了。洲际弹道火箭在空前未有的极大高度上飞行，在极短的时间内飞过极远的距离而落在指定的地区。

洲际弹道火箭实际上究竟是什么东西？它的制造为什么会震惊世界，为什么象法国“解放报”所说，造成了“国际战略的革命，比氢弹的出现还要重要呢”？

洲际弹道火箭是一种无翼的飞行器，外形象炮弹。

多级火箭由于它那在困难的热力条件下工作的强大发动机，能够以极高的速度飞过几千公里的距离，康·艾·齐奥尔科夫斯基^①早在二十世纪初，首先就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每一

級这样的火箭有它自己的发动机，燃烧与液体氧混合的高热值燃料。每一級发动机把火箭推进到一定的速度，而后脱落、减轻火箭的重量。下一級火箭使火箭的速度更增加。火箭的最后速度达到每小时两万至两万五万公里。

火箭从很小的起飞場上在一开始是垂直飞行。它飞出浓厚的大气层后，靠自动控制系统开始画出一条高約一千公里的曲线，进入地球卫星的軌道，或者是轉而向下，奔向目标。

如果火箭以每秒鐘五公里的速度运动并上升到七百公里的高度，它就能够达到离发射点三千公里的距离。

为了飞过八千公里的距离，弹道火箭以每秒鐘七公里的速度飞行，并上升到一千二百公里的高度，在半小时内飞完这个距离。第二个人造卫星的最后一級运载火箭以每秒八公里的速度与地面平行飞行，最大高度达一千七百公里。

弹道火箭飞行路程的主要部分是穿过几乎没有空气的宇宙空間。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火箭飞行的方向就不会因为空气而产生偏差，因而它能比在大气中飞行的火箭更为精确。試驗証明，洲际弹道火箭离瞄准点的偏差不超过二十公里。如果考虑到氢弹爆炸的威力能够消灭半径几百公里内的一切生物，就可以認為洲际弹道火箭是根本没有誤差的。

在这方面，日本評論家广澤胜重說：“根据計算，这种火箭从莫斯科飞到紐約只需30分鐘。在这样的速度下，火箭将会象閃电一样地落下，任何雷达装置也不能測定它的踪迹。因此，洲际导弹可以叫作最后的武器。”荷兰天主教的报纸“人民报”写道：“现在苏联拥有绝对武器”。

因为洲际火箭的远射程、神速、打击的突然和不可防御，

① 杰出的苏联科学家，噴气航空器、輕航空器飞行、空气动力学理論和技术方面的专家。生于1857年，死于1935年。——譯者